

文化周刊



责任编辑:赵亮
新闻热线:(010)84151608
E-mail:grbwhzk@sina.com

43位文学艺术大师的百年回眸



“百年巨匠”展览吸引观众目光。东方IC供图

据新华网9月16日至26日,由中国文联、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中国艺术研究院等共同主办的“百年巨匠——四十三位文学艺术大师作品展”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展出。作为大型人物传记纪录片《百年巨匠》的视觉延伸和全新表达,展览全面呈现了鲁迅、齐白石、张大千、吴冠中、梅兰芳、聂耳等43位20世纪中国文艺巨匠的艺术成就和人生历程。

百集大型系列人物传记纪录片《百年巨匠》历经五载创作拍摄,近日已全部制作完成。展览旨在全面展示、介绍《百年巨匠》六大篇章、43位巨匠的艺术成就和人生历程。展览不仅是艺术作品展,也是综合的文献回顾展。展品包括书画作品、出版物、手稿、照片、道具等实物,以及《百年巨匠》纪录片、宣传片及巨匠生前影像资料等。

据悉,“百年巨匠——四十三位文学艺术大师作品展”之后将在上海、山东、广东等地进行巡展。

6部世界首演作品亮相上海艺术节



上海艺术节展出的印度美术作品。东方IC供图

本报讯 9月21日,记者从文化部获悉,第十九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将于10月20日至11月19日举办。本届艺术节以“喜迎十九大,唱响主旋律,传播正能量,弘扬真善美”为主线,集中展示十八大以来文化发展的成果,体现“艺术的盛会,人民群众的节日”的办节宗旨,向党的十九大献礼。

据悉,今年艺术节将展演45台剧目,其中境外25台,境内20台;举办10项展览;艺术天空46台94场;艺术教育活动55项110场;扶持青年艺术家计划暨青年艺术创想周共委约9部作品,31项邀约展演活动;并邀请450多家国内外机构参加演出交易会,举行10场论坛活动;设置无锡、宁波、合肥3个分会场,举办喜剧节、魔术节、朱家角水乡音乐节(上海/嘉定)互动戏剧节等7个节中节。各版块活动将集中展示艺术节锐意进取、不断创新的办节机制和扶持原创、公益惠民、服务大众的办节情怀。

据悉,在本届艺术节中,世界首演的作品有6台,中国首演的达到12台。

(赵亮整理)



“米神”演绎肖邦经典 奏响“一带一路”新篇章

本报讯 9月17日,在中国音乐家协会、宜昌市人民政府主办的第七届长江钢琴音乐节上,“俄罗斯功勋艺术家”米哈伊尔·沃斯克列辛斯基“一带一路”钢琴独奏音乐会在宜昌剧院举行。音乐会现场,为音乐爱好者所喜爱的“米神”以俄罗斯乐派特有的音乐魅力,为观众献上一场高品位的音乐盛宴。

被誉为“浪漫主义钢琴诗人”的肖邦,是历史上最具影响力和最受欢迎的钢琴作曲家之一。在本场音乐会上,已拥有所有“肖邦作品集”为保留曲目的米哈伊尔·沃斯克列辛斯基再度献上他对肖邦的新理解。

不论是打上肖邦烙印的“夜曲”,“玛祖卡舞曲”,还是赢得无数演奏家青睐的“即兴曲”、“钢琴奏鸣曲”,以及极具代表性的“回旋曲”、“波兰舞曲”和“叙事曲”,米哈伊尔·沃斯克列辛斯基都以其集非凡力量与细腻抒情性于一身的演奏方式深情演绎。最后,在返场曲目中,他为乐迷献上包括《野蜂飞舞》在内的三首安可曲,让人们在回味经典肖邦的同时,也领略到俄罗斯乐派独特的魅力。

据悉,在本届音乐节期间,米哈伊尔·沃斯克列辛斯基正式签约成为“长江钢琴艺术家”,随后他将开启中国巡回音乐之旅。

(文艺)

传承之美 ⑨

20世纪以来,随着工业纺织技术的不断发展,夏布这种有着千百年历史的传统手工技艺正濒临失传;如今,虚拟网络的另一端,最后的手艺人还在坚守——

经纬之间的历史传承

本报记者 卢翔 本报实习生 邹娜妮

店里又来了客人,大儿子宋涛麻利地拿出一捆夏布,丈量了一个3.5米和一个3米,剪裁、踩边,去毛料一气呵成,最后打包寄往深圳。这是来自淘宝店的一位客人,宋涛做的是把样品送到虚拟网络的另一端去。为了继续将夏布生意经营下去,宋志勇一家想了很多办法,可是出路在哪里,他们依旧迷惑。

夏布是中国的传统纺织品之一——一种用苎麻以纯手工纺织而成的平纹布,因其透气清凉的特点,专供夏令服装和蚊帐之用而得名。目前手工夏布主要产地在江西、湖南、重庆等地。

最后的手艺人

在江西万载县马步乡黄村,宋志勇把自己的家改造成了“文泽夏布厂”,自产自销,靠着祖辈流传下来的手艺维系生活。早在2008年,其父宋树牙就被命名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夏布织造技艺”代表性传承人。三十年的传承,他的技艺丝毫不亚于父辈,他自夸道:“别人比我好的但没我快,比我快的但没我好。”

眨眼近十年光阴,72岁的宋树牙搬到了万载县城安享晚年,而宋志勇成了村里最后一个会织造夏布的人。他时常觉得肩上的担子很重:“怕这门手艺没了。”

除去前期绩纱,也就是将原料苎麻拧成细小麻线这一步,织布一共有刷布、上机、上浆、织造四道工序,一匹常规夏布(长24米,宽0.35米)需要三天的时间才能完成。

古史载:“古者先布以芷始,棉花至无始入中国,古者无是也。所为布,皆是芷,上自端冕,下讫草服。”由此可见,苎麻布在我国的历史非常久远。

“除了大户人家的绫罗绸缎,过去穿的布,常见的其实就是用大麻和苎麻做的,”宋志勇将卷好的纱分成纱分开,拉直拉长,将一头挂在经纱架上,另一头卷成一大块,用一根木棍套住,用一大块石压在上面。宋志勇很注重刷布和上浆的过程,上浆是用预先煮好的米粉浆,均匀的来回刷,要保持纱线的湿度在30%。待浆纱晾干后,装上布机开始织布。

大部分时候都是妻子龙思英负责织布,她被村里人称为“最后的织女”。织布多为女人,故夏布又称为娘子布。纱线容易折裂的特点让织布对气温的要求很高,过冷过热均会导致断头断线过多,影响夏布的质量,“一般2天可织成一匹夏布。”龙思英说。

中国的苎麻产量占世界总产量的90%。与亚麻相比,苎麻的纤维更长、更好,可以织造出更加精细的面料,宋家的布比一般人织出来的精致,光泽感更强,而又不失麻料的手感,这也是三十年生意做下来的原因。



江西省上饶市信州区沙溪镇沙溪村农民正在晾晒夏布。东方IC供图

国门之外的兜转

明清时期,苎麻的种植已遍及江西各府县广大农村,夏布产量增多,质量精良,逐渐形成了万载、宜黄、宜丰等夏布生产和贸易中心,产品远销国外。

上世纪80年代,夏布又一次走出国门,称得上是一次复兴,宜丰县石市镇的夏布商人刘伙根抓住了这次机遇,“不仅是我,村里几乎每家每户都做麻布,我们是最早一批南下深圳开厂的人。”刘伙根告诉记者,从1988年4月开始,他们作为中间商,先从村民手里收购夏布,再统一出售给宜丰县外贸。后来,国内的市场不能再满足他们创业的欲望,一条销往日韩两国的路因此走了出来。

“改革开放以后,外商大量进入中国。我们的夏布销量就更多了。韩国人和日本人来厂里看货,订量很大。”1993年,刘伙根的彭城实业有限公司入驻深圳——当时深圳最大的国际贸易仓库。

“高峰期,一天就能出口超过4000匹布,年收入能超过一百万。”刘伙根说,销往韩国的夏布主要用途是做床垫、坐垫、卓碗垫,韩国的夏布需求非常大,他们还有另一个重要用途,就是葬礼上披麻戴孝。“葬礼的礼服要分五个等级,最亲的亲属所穿的麻是最粗糙的,就是强调丧亲之痛已经远大于切肤之痛。远亲穿细麻布就可以了。”

销往日本的主要用做布艺袋、笔筒以及门帘,“日本人就比较精明,他们后加工很厉害,从国内收毛坯布,加工后再卖回国内来。”毛坯布就是刚织出

来,没有经过后期处理的夏布。

如今,刘伙根的生意越来越黯淡了,“一是国内外需求量大幅度减少,尤其是国内一直都没什么销路,没人愿意穿了;二是会做的人少了,现在我们镇里会织夏布的都是60岁以上的老人。”

最好的夏布每一英寸里的经纬纱根数是110根,现今能达到这个手艺的,刘伙根只知道宋志勇一人。

拨开迷雾

“为什么还坚持织夏布?”

2013年的时候,当时的万载县委书记胡新民千般叮嘱宋志勇:“全国人不做,你一家人要做;你一家人不做,你一个人要做。你做好做坏,都得做下去。”

宋志勇一直把这句话记在心里,这是一代织布人的信念。传承之路盼后继有人,他的儿子宋涛、女婿周志强都在他的影响下,学习织造夏布,淘宝店“万载夏布”就是他们两开起来的。

今年5月,宋志勇前往深圳参加文化产业博览会。一位广东商人走了上来,递给他一个袋子,里面装着八斤葛根纤维和4500元钱,“请您把这些葛根原料织成夏布,这是报酬。”

原来,他早前找贵州的织布人做出来的布太粗糙,每一英寸的经纬纱只有不到20根。而在日本,一匹葛根纤维做成的夏布售价高达5万元。宋志勇几乎没有犹豫,答应了下来,他回到江西开始潜心钻研葛根绩纱的办法。

据史料记载,在春秋战国时候葛布还有一定的地位,但到了秦汉之后葛布的地位就下降了,因为葛的纤维性虽然很强,但纤维很短,遇水易断易化,做起来比较麻烦。这对从来都没做过葛布的宋志勇来说是很大的挑战。

“最难的一步是绩纱,保证纱线的韧性,不让它断,就成功了一半。”宋志勇花了整整一个月的时间,先后尝试了多种使纤维成型的办法,最后他发现,以一定比例混合生石灰和葛根粉,将其制成的纱线无论成色、质量都不在普通纱线之下。

他成功了,而且是每一英寸包含50根经纬纱的高纬布。广东商人立马飞到江西万载,一口气订下了10匹。这是织布人的创新。

万载、宜丰一带,是湖北、湖南、江西交界地带,多山,因此土地资源少,“人多田少,没地种,曾经夏布也是养活了很多人的。”宋志勇告诉记者。20世纪以来,在工业纺织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夏布这种有着千百年历史的传统手工技艺正濒临失传。

“谁说传统手艺就不能挑战不可能呢?”宋志勇举起手中的葛布说。如何用创新的办法科技致富也是他琢磨的一个问题。

“老祖宗的宝贝不能丢,手艺一旦断掉了,想找回就难了。”宋志勇快速将手中的梭子穿过千丝万缕的纱线之间,一推一动一声响,诉说着古老的技艺。



2017春夏中国国际时装周上展出的夏布时装作品。东方IC供图



中新社 陈立宇 摄

本报记者 吴丽蓉

音乐要传诸后世,须依赖谱本。

意大利人发明了五线谱,法国人发明了简谱,中国人则发明了工尺谱(“尺”音“chē”、减字谱和韵谱三种乐谱)。

起源于唐朝的中国乐谱最初为手抄本,辗转相传。然而,许多乐谱未有印刷,消失与损毁的情况堪忧。在三类传统音乐(即古琴音乐、戏曲音乐和各地乐种)中,古琴音乐和戏曲音乐的曲谱均得到过刊印保存,而地方乐种的手抄谱本则大量散失在民间。

近日,由文化部、中国艺术研究院组织编撰的《中国工尺谱集成》(10卷本)出版,其收集的内容,实际上就是地方乐种的手抄谱本。该书的出版是一项浩大的考察中国民间音乐传承、见证民间音乐生态体系的重要工程。采访中,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原所长、研究员、《中国工尺谱集成》总主编张振涛向记者

讲述了收集和传承民间乐谱抄本背后的故事。

一家一家找,一页一页抄

相比于被汇集印制的古代正统音乐典籍,民间工尺谱此前一直未得到系统整理和出版。地方乐种工尺谱的流传,千百年间,有赖于民间抄谱人的抄写辑录。河北省廊坊市霸州市南头村音乐会老一代会员樊广印,便是一位令音乐家们肃然起敬的抄谱人。1970年至1985年,他用了整整十五年,将七套大曲分抄于七册乐谱上。1995年去世时,他嘱咐后人一定要将乐谱传下去。

而更多的情况是,许多散落在民间的地方乐谱,未受到良好的保护,极易失传。西安鼓乐著名乐师安来绪的谱本毁于一场火灾,河北雄县大马庄音乐会的乐谱也毁于火灾……这些事情在音乐家们听来,“心像是被锤子击打。”

1993年,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开始进行“冀中京津民间音乐会普查”。他们每到一家乐社,第一件事

就是打听有无谱本,若有,则想方设法进行资料的保存。

那时冲洗照片价格高昂,用相机拍照记录谱本并不是他们的选项。“中国图片社”冲洗一张彩照要一元钱,那时我们的工资才100多元,冲洗两三个胶卷就没了。”张振涛说。于是,他们只得采用原始方法,对着那些幸存的民间抄本,一页一页进行抄写。

在抄录过程中,以曲谱品相为标准,可以看出不同乐社传承的深浅来。根据曲谱的质量,还可对它们进行分级,有利于判断哪些具有更大的价值。

这样的抄录,让张振涛记住了许多大曲和曲牌名称,也让他萌生了将民间工尺谱本合并汇集的想法。他认为,乐谱包含的乐律学信息,在听觉上虽不及口头歌唱和演奏生动,但在可靠性方面,却是后两者难以比拟的。

有了守护,传统音乐就不会消失

在张振涛看来,民间谱本与中国音乐研究所从旧书店和书摊上收罗的民间唱本一样,都是正统“目录学”“版本学”不予登录的底层文献,许多“藏



杭州文博会
用创意点亮生活

9月21日,第十一届杭州文化创意产业博览会开幕。为期五天的文博会分设国际交流馆、创意生活馆、文创科技馆、非遗展示馆、设计创新馆、产业融合馆、创意广场等板块,全方位展示文化创意与市民生活深入融合、相得益彰的美好画卷。

图为观众正在国际交流馆欣赏东欧国家的玻璃艺术品。

中新社 李忠 摄